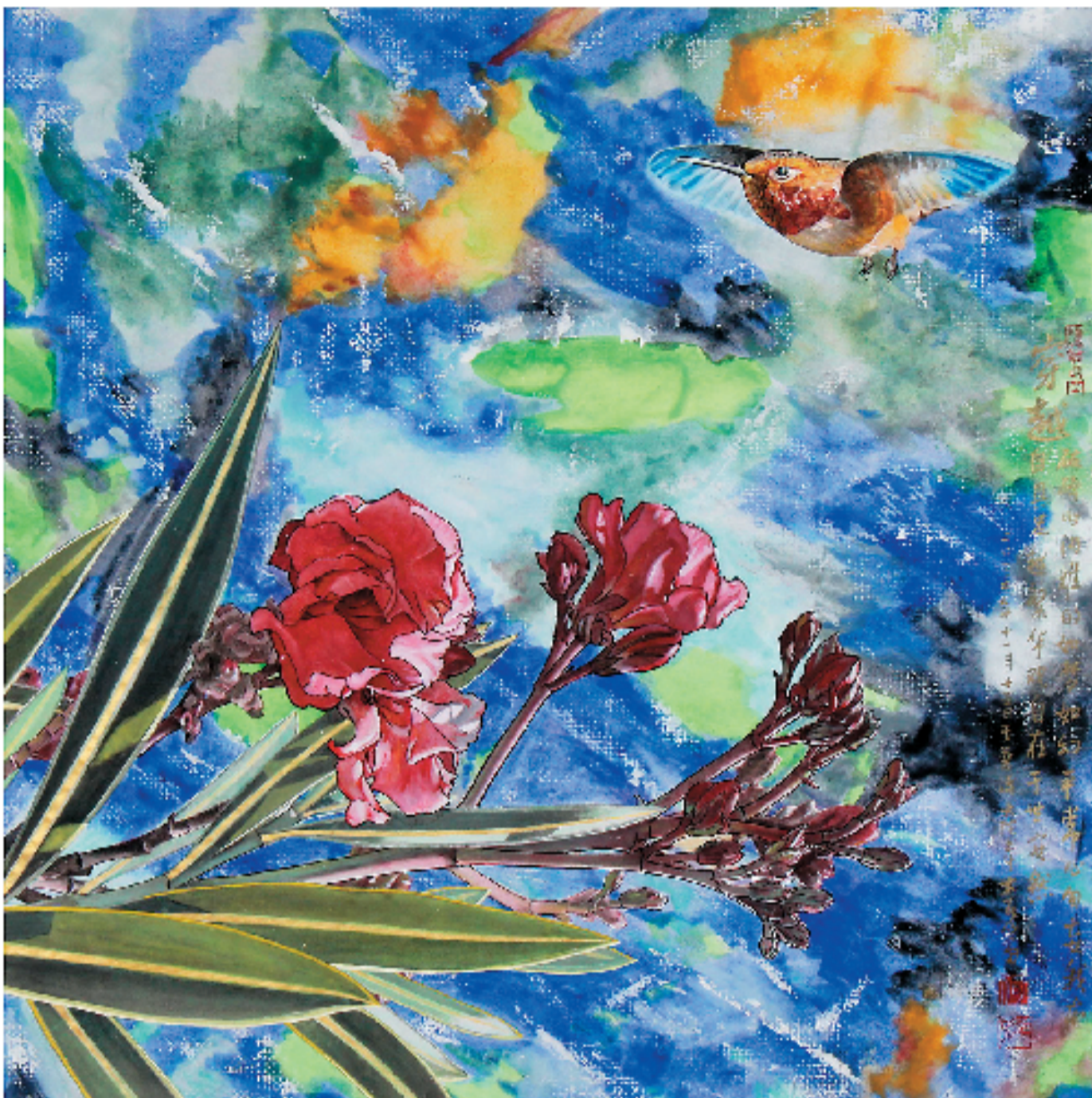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光影化」水墨的当代探索(三)



太氏富 穿越 67x67cm

画面题诗:破碎的,闪耀的,如梦如幻;平常心,勿妄我,本自具足;越繁华,观自在,于世安然。

在光影与笔墨间找寻自我的“大院书生”

■疏园

他自称“大院书生”，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称谓。在县委大院的楼前，他曾徘徊踱步，写下一首诗为自己立下规矩：不彷徨，不经商，不从政，只愿做个纯粹的“书生”。他叫太氏富，一个生长于云南澜沧山区的画家，以近四十年的时光，在宣纸、笔墨、光影与自我哲思之间，走一条“野生”的探索之路。

/ 山野启蒙:垃圾堆里拾起的《竹鹤图》 /

1974年，太氏富出生在云南澜沧的一个山寨。与艺术的结缘，始于小学四年级那个偶然的下午。看到兄长写毛笔字，好奇的他趴在桌边看了许久，兄长便握着他的手，写下了第一笔。那股墨香与线条的韵律，从此种进了心里。

真正的震撼来自初中。在一次校园大扫除时，他从垃圾堆里瞥见一抹不同寻常的色泽，那是一幅被丢弃的古画。他跳进垃圾库将它检出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明代名画《竹鹤图》的印刷品。这次“寻宝”的经历被班主任留意到，老师送给他一本印着古代山水画的挂历。那些穿越时光的雪景与笔墨，为他推开了一扇通往传统的窗。

然而艺术之路并非坦途。中考成绩优异的他，因信息不畅误入卫校。在压抑的环境中，他每个周末都背着画板外出写生，阅读鲁迅与哲学书籍，内心对艺术与文学的渴望日益炽烈。一年后，他毅然退学，经历了一番波折，以“旁听生”身份进入县一中，最终以全县高考状元的身份，选择了中文专业。这段跌宕的求学经历，塑造了他独立、坚韧且善于自学的品格。

构建体系：在“诗书画印”与光影中自愈

大学期间，他辞去学生干部的职务，将全部精力投入

写字、画画与阅读。他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：一是大量复印图书馆的珍贵画册与书籍，构建自己的知识库；二是拜当地最好的装裱师为师，成为其开山弟子。这段装裱经历，日后意外地成为他绘画技法革新的源泉。

毕业后，他选择回到基层。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，他给自己确立了清晰的方向：写字、画画、创作、摄影，远离权与利的漩涡。“大院书生”的印章，便是彼时心境的写照。即便县委书记三次邀请他担任秘书，他也婉言谢绝，坚守着自己的艺术书斋。

他的创作体系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自然形成：清晨研习书法，锤炼线条骨力；工作之余外出写生、摄影，捕捉自然生机；偶有所感，便坐在马路牙子上即兴赋诗；摄影，特别是对光影的痴迷，逐渐融入他的血液。午后的阳光洒在琵琶树叶上，那通透的红色能让他驻足观看近一个小时；办公室外那棵高山榕在阳光下的变幻，亦成为他魂牵梦绕的视觉母题。

/ 破壁之舞:从“试验品”到“意在笔先”的创作 /

太氏富将自己的探索分为两个阶段。2025年之前的大量作品，在他口中多是“试验品”。他大胆地将书法笔意融入线条，用装裱技法和综合材料处理背景，尝试将摄影中强烈的光影感受转化为水墨语言。他描绘云南特有的火焰花、棕榈树、高山榕，画面中常出现大块面的墨色与跳跃的色彩，风格游走于写意、版画与水彩之间，充满实验的锐气与野生的力量。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。他开始追求“意在笔先”的完整创作，至今仅得六幅。这组作品是他多年跨界探索的融合与升华。

如《天牛的大丽花》中，传统的工笔草虫、现代的装饰构成、自我的诗歌题跋与强烈的时代色彩在此交织；《蝼蚁图》则以庄子的哲学视角切入。在宇宙漩涡般的抽象山水背景前，一只蝼蚁踽踽独行；最新完成的《螳螂图》，则展现了他更成熟的控制力。小小尺幅，却试图承载一种世界性的关怀与时代的主流叙事。他将色彩表现分层处理，使画面在厚重中透出灵动，国画的韵味也从强烈的形式探索中逐渐明晰地浮现出来。

/ 野生之路:在融合中寻找东方新韵 /

太氏富的探索是孤独而自觉的。他没有经过学院派系统的训练，自称“野生派”，这让他少了许多拘束，却也面临着如何消化与深化各种影响的挑战。他深知自己的色彩尚需锤炼，计划重新回到工笔画中精研色彩，为大写意的未来突破积蓄力量。

在与友人的交流中，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边界所在。当论及清代郎世宁等西方画家带来的光影传统时，他强调要避免走向呆板的匠气，必须以中国画家的主体意识去融化光影，保留笔墨的生动与生命的活力。对于当下一些追求繁复堆叠的流行画风，他亦保持警惕，坚持从宋人小品等经典中汲取简约而丰饶的养分。

从山寨少年到“大院书生”，从垃圾堆里捡画的痴迷者到在宣纸上调度光影、哲思与时代情绪的探索者，太氏富的路，是一条不断向内挖掘自我、向外打破壁垒的“心迹”之路。他的画室，是他的宇宙漩涡中心；他的笔墨，是与世界对话的方式。在这条“野生”的路径上，他仍在前行，试图用东方的宣纸与笔墨，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韵。